

又是明月光

YOU SHI MING YUE GUANG

萧习华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又是 明月光

萧习华·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又是明月光/萧习华 著.-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5.8

ISBN 7-5063-3257-4

I.又… II.萧… III.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2082 号

又是明月光

作者:萧习华

责任编辑:唐利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100026

印刷:金沣印制有限公司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字数:150 千

印张:6

版次:2005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3257-4

定价:12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萧习华，本名萧绪华，1964年生，四川三台县人。成都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科、四川师范大学法学本科毕业。高级政工师。系四川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、中国煤矿作家协会理事、四川省广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现在四川某大型煤炭企业供职。

1985年开始在《中国煤炭报》、《四川日报》、《中国煤矿文艺》、《阳光》、《三峡文学》、《写作》、《散文诗世界》、《散文百家》、《北京文学》等全国报刊发表作品。已出版《鸽子与鹰》（1996年，成都出版社）、《生命河》（1999年，中国文联出版社）、《另一个太阳》（2002年，中国文史出版社）三部著作。曾获第四届全国文学乌金奖、中国煤矿文联阳光文学奖、四川省广安市第二届“五个一工程”入选作品奖。

目 录

◆第一辑 故乡月如霜

月光下的晚餐/3

生命中的鹅卵石/8

躺在一条河上/13

竹/16

蚕/20

母爱的阳光/28

太阳花朵/30

当年垢物成黄金/32

磨动如风/35

月光如霜/39

◆第二辑 明月照千山

采风笔记二题/45

- 听曹文轩讲学/47
居庸关与云居寺/50
花开的精神/53
人生船闸/56
最后的航标/58
鬼城/61
清水清风小三峡/63
三江游踪/67
古镇·地戏/71
卖煎饼的人/74
遍地金黄/76
掌声之上的颠簸/79
梦中有枝花/82
抚摸生命/86

◆ 第三辑 心上一轮月

- 把握新千年/91
血色记忆/93
水声中的都江堰/97
谁在美化生活/99
向水学习/101
黑暗中的光明/103
置一片森林于案头/105
看《狂飙》/107

武夷山二题/152

农家之光/153

落进蛙声/154

乡村/155

想念的故土在远方/156

童年的河边/157

风雪的回忆/158

酒/160

剑/161

唐代月光/162

爱情事物/164

爱情桃花/168

附录

拨动心弦的歌/傅德岷/175

诗与文化的面对/赵国泰/177

宣泄而歌的生命河/付晓敏/180

萧习华：在人生情怀与生命意义间游弋/冉军/183

读萧习华《生命河》随记/柯愈勋/186

事情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。

那是个夏天,我们生产队的大木船实在是破损得不行了,在走船中,水就从船板的缝隙处从外拼命地往里挤,隔一阵子船上的人就必须把水舀出来。于是,队上决定对大船彻底进行修补一次。尽管当时停下来是个损失,这条船是队上的集体经济,它像一个大男人一样为队上挣着现金,但破船难以行走江河,更经不住狂风恶浪、险滩激流的摧折。在某一天,船就被拉了回来,停在大坝外的河边。又一天,队上的男女老幼齐上阵,把大木船从水里拖上岸来。大船就像一条巨大的死鱼躺在河岸上了。

我们这群小孩子可就特别高兴了。去上学的途中,有事无事都要绕道去到那里。或在船舱里追逐打闹一番,或在船舷边站成一排向天比射高尿,或在船篷里的吊床上躺一会儿,或在水边用薄片卵石扔水漂儿,或在那儿的草坪上做打石碑的游戏。玩得忘乎所以,一些孩子就忘了大人交办的事情,那阵子我们就多了一些挨打的机会。而河坝里遍地长着的黄荆柴,其枝条,就成了打我们屁股的“凶器”。但是仍然阻止不了孩子们贪玩好耍的劲头。

船搁浅在岸上了,大人们心里就装着一件大事。这时,要计划外出去山里购树木了。修船的树是一些不怕水沤的树种,比如长

月光下的晚餐

又

是

明

月

光

在山中的青冈等。大人们知道，得抓紧时间把大船修补好，为集体多挣钱。树陆续买了回来，就得请水木匠来做船了。于是，大河边就异常热闹了起来。

我们这些学生娃就有事情可做了。上学或放学时都要跑到那里去为大人帮上一手，比如帮大人递递工具、搬搬木板。我们也盼着大船早点修好，盼着大人们脸上绽开笑容。

急是急不起来的。大船最快也要在秋天里才能修好。大船修好后在下水前，全队人要隆重庆贺，庆贺的方式就是全队社员大会餐。那时田里的稻子也收割了，足以保证大会餐时人人有一碗喷香的白米饭。这些在我们梦里飞翔过多少次了。

我们生产队在当地的名声很大。一个大河坝，几百亩平整的土地，像个小平原。大跃进时曾放过“卫星”，上边领导一高兴就为社员们办了一件大好事，奖了打米机、磨面机和抽水机，全队的农户点上了电灯。老百姓用不着跑老远的路去打米磨面了。另外因为有了抽水机，就自然扩大了生产队种植水稻的面积，人均可以分配百十来斤稻谷，吃米的机会就比周围数十里的村民要多些。

在修船的那段时间里，我们这些孩子都对读书的事不上心，成绩纷纷往下溜。大船像牵了我们的魂儿。总认为大人们的动作太慢了，是有意与我们小孩子过不去。于是在船边玩耍的时候就不耐烦了，不如以前听话了，极力摹仿和嘲笑大人们做工的动作，当然也做一些捣蛋的事情，常常受到他们的训斥。他们看见我们放学了，就忙停下手中的活计，把一些锋利的工具，如凿子、斧子、钻子收起来锁进木箱子，怕伤了我们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大人们是一边在改着木板，一边在拆卸着大船。不久大船的影子就没了，变成了一地的旧木板了。新改的木板也铺了一地。大人们把好的旧木板放在一边，把不准备再使用的坏木板码在另一边。这阵子，我们又增加了另外一些玩耍的项目，就是把旧木板拖下河，赤条条地在河中嬉戏。不管会不会游泳，只要

抱一块旧木板在水里就不会当“秤砣”。这些日子不断有小孩子被锈铁钉挂伤的事情发生。

大船继续在河边被慢慢地修；而老百姓的日子也在慢慢地熬。

农时季节，金黄的玉米已收回队上保管室，一部分已分配给了社员们。那一年，附近有的地方遭了旱灾，土地裂起几寸宽的口子。好在队上有抽水机，只要河里有水，庄稼都不会渴死，可能会减产，但不会造成绝收。由于旱灾断了一些老百姓的口粮，我们时常看见邻县一些人来到我们河坝里讨口。那些讨口的，与我们现在看见的讨口子不一样。从外貌来看，他们都穿得整洁，不像现在一些讨口子那般脏兮兮的，没个人样。背一个背篋，背篋的形状像一个朝天的大喇叭。只要见着背喇叭背篋的，我们就知道讨口子来了。村民往往是把上顿未吃完准备留着下顿吃的剩饭端出来给他们吃，瞬间见他们狼吞虎咽、风卷残云、一扫而光。他们不进屋，站在门口，吃完你端给他的剩饭，然后接受你用碗装的一碗或半碗玉米，千恩万谢地走了。这些讨口的，平均每家一天要遇到好几起。

社员们一不小心就成了施舍者，自然就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。他们的幸福生活，只是一种感觉罢了，只是用不着也像别人一样背个喇叭背篋去乞讨而已。他们也有一天只吃一两顿饭，饿着肚子熬日月的时候。

大木船就在人们的盼望中慢慢开始变成船的样子了。大概是水稻收割以后，大船就修好了。大船被木杠支撑着不与地面接触，大人们给大船要上好几遍桐油才行。船就像黄铜一般，亮堂堂的，风景似地摆在大河坝里。此时，河风吹来，油香就满河坝飘荡。

不几日，大人们就开始操办庆贺之事了。庆贺之后，船就该下水了，要趁这秋汛时节，好水好风好行船。

从夏天挨到秋天，那一天说到就到了。首先是大人们绝早起来，把队上集体喂的肥猪牵两头去公社交。按当时的规定，杀一头肥猪返回半边肉，两头肥猪可交一头毛猪给国家，另杀一头把肉挑

又

是

明

月

光

回来。

从上午大人们就忙乎着了。全队三百多口人吃一头肥猪,应该是很丰盛和奢侈了。那时的肥猪不如现在的肥猪大,一般毛重有两百来斤就算是挺大的了。全队人平有好几两肉,在那时应该是很满足的事了。

聚餐安排在晚上。我们下午很早就放学了,跑到船边等待那幸福时刻的来临。我们去的时候,突然发现河坝里的狗多了起来,好些狗不是本队的,而且都是瘦狗。我们这群小孩子为熬过这难挨的等待,瘦狗们给我们提供了攻击的目标。我们就用鹅卵石把这些瘦狗追打到老远老远……不一会儿,狗们又聚了过来,我们又追打过去。我们的欢笑声与狗的叫声“幸福”地交织在一起。三番五次,如此这般,天就黑了下來。蜻蜓在未黑净的天空里飞翔。月亮从云层钻出来,先是模糊后是清晰,愈来愈明亮起来。

6

河坝里临时拉起的电灯亮了起来,村民一家子一家子陆续到来了,自带着碗筷,提着马灯或打着手电筒,河坝上流动的灯火映在水中……我们这些娃子分别被大人们领去。聚餐规定,当晚不论大小老少,人人有份,只要有一张嘴巴就得算一个人,哪怕你是婴儿。每人两碗白米饭,菜可分而食之,每桌一小碗烂红苕烤的酒。

会餐开始了,每十人一桌,基本上都是亲情组合。于是,在草坪上就围成若干个小圆圈。人坐在地上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。蚂蚱在我们身边蹦跳,蝙蝠在夜空里上下翻飞,水鸟也在远处惊叫,周围的野蒿散发着青香,河水的响声哗哗传来……

星星般的灯火散落在大河坝里,幸福的话语在大河坝里弥漫……

每个人手里端着饭碗,每个人面前还放着一个空碗,不管哪样菜,请吃的时候大家都一齐动手,不多动一下筷子,吃不了的就放在自己面前的空碗里,会餐结束自己带走。那一小碗烂红苕烤的酒,被大人们依次一小口一小口抿着。我在大人们多次鼓动和引诱

下,终于端起碗喝了一大口。我才十一二岁,是第一次喝酒。酒从喉咙灌下去,就如一根火棍从喉头捅进了肠胃,体内升腾起烈焰,并隐隐作痛。喝酒对一个少年来讲,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成长的疼痛。可爱的白米饭,可爱的大肥肉,一路凯歌地滑进我们饥饿的体内,滋润肺腑,愉悦身心。在我们享受美味的时候,身边也不时传来狗们争抢骨头的叫声。

晚餐并非最后的晚餐,它所带来的幸福感觉正在向黑夜深处进发,向明天憧憬,为我们的大船祝福,愿它踏着江河的波涛向太阳出发、归航。晚餐也使聚众的人群感受当下生活,预测着未来的日子。

晚餐结束,人们各自带着未享用完的胜利果实,带着美好的满足,扶老携幼回家。原来草坪里不动的灯火开始动了起来,发散开去,开成满河坝的星光,开成满河坝的希望。明天队里的大船就要下水了,就要走江行河了,这希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。

醉酒后朦胧中的我,在皓皓月光下,在明晃晃的电灯光下,在灯火散去的河坝里,我看满河坝的鹅卵石,像堆了一地的馒头……光形成的雾气,也像蒸馒头的蒸气。这是真实的幻境,是一种幸福的幻境。心想这一地馒头够我们未来的日子享用的,以至于对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充满信心。

此事已过去多年。但那种幸福的感觉把我从少年滋养到青年。之后,在我尝过的美味佳肴中再也没有超过那顿晚餐所带来的幸福回忆。人是不能忘本的。在任何时候也不可放弃希望和追求。

呵,那月光下的晚餐!

2001年5月25日

生命中的鹅卵石

我把“日”、“月”带走了，“日”、“月”是两枚鹅卵石，两枚鹅卵石上分别天然地长着“日”、“月”两个文字。它们来自故乡的大河坝，是去年春节回家在故乡河坝里捡到的。

我思念故乡的时候，常常把“日”、“月”从抽屉中拿出来凝视，回忆往事……

故乡的大河坝里，鹅卵石就像馒头撒了一地，在那贫穷的年代，鹅卵石是为故乡作了贡献的。它成了庄户人的“银行”，居家的油盐钱、农妇看病的钱，以及小孩子上学的钱和买新衣新鞋的钱都从里边取。

满坝的鹅卵石，给了故乡百姓一条战胜困难的希望之路。在鹅卵石中遍布着大量的石灰石，我们称之为广子石。反之则把不是石灰石的鹅卵石叫野石头。这一不同称谓，从感情上对石头就分了亲疏。野石头成了广子石的对立面，具有了某种美学上的意义，就像丑女子伴俏姑娘，无意之中野

石头把广子石映衬得十分高大,使人们对广子石的态度,就有了一种是自己喂家了的感觉。

石灰石来自大山中,有诗为证:“千锤万击出深山,烈火焚烧若等闲,粉身碎骨全不顾,只留青白在人间。”有棱有角的石灰石,被大地上的河水长年累月地冲刷、搓磨,就变成了圆润如玉的鹅卵石了。而广子石可是鹅卵石中的上品了。样儿俊俏,纹路细腻,颜色以瓷白为主,另还有天蓝的、青灰的。用手摸,沁凉沁凉,光滑如肌,像玉一般。

可爱的广子石,何时成为了萧家河坝老百姓的垂青之物呢?问河坝里健在的老人们已说不大清楚。大概在解放初期,出于建设的需要,国家曾组织了几批劳改犯来河坝里捡。我的故乡在方圆百里十分有名。坝里有成百上千亩的良田沃土,像小平原似的。良田外一条大河叫凯江,沿岸的一丛丛芭茅草像竹林一般高大密实。而河水旁裸露的满是鹅卵石的石坝并不太大。劳改犯们早出晚归,每日中午要燃起几道炊烟,解决一顿饭食。在捡广子石的过程中,就难免要连根挖掉一些芭茅草,掘开一些草坪,捡藏在它们下边的又多又大的广子石。大概经历了一段时间,队上的大人小孩也跟着捡,卖给县里的石灰厂。后来劳改犯就没有再来了。

在我开始记事的时候,河边的大石坝就变得很大了,草坪和芭茅的面积就缩小了。那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,捡广子石可是件政治上的事儿。阶级斗争紧迫的时候,是不允许队上的任何人捡的。我记得队上的干部曾组织过多次“围剿”行动,围剿的对象也包括他们的家属和小孩在内,把人全部集中在一块,区别“牛头马面”,认清谁是谁家的,并要扣工分;继而把捡广子石的撮箕堆在一起,一把火烧了,浓浓的黑烟升空,人们的心头也像积了黑云,久久不散。有时过一阵子,又只允许小孩子和失去劳动力的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捡,成年人可以在早晨和傍晚队上未出工前和收工后捡一点。所以更多的时候,河坝则成了老人和孩子的天下。特别是遇到大河

退水的时候，石坝里捡广子石的人就像鸡们在偷吃晒场上的谷子一样，黑压压的，忙忙慌慌一层层啃吃过去。

随着日月流转，大石坝经过人们不断地翻捡，已不可能有太大的收获。当我们这些小孩子偶然捡到几坨大广子石时，就会像捡到金元宝一样高兴。捡广子石的大部队，于是就向深度和广度进军了，在大河坝里挖起一个个深坑，最深的坑有五六米，浅的也是二二三米，朝着草坪、芭茅坪方向深掘过去。在深坑中，还能清楚地看到一层泥土一层卵石交替构成的夹层，就像树的年轮一圈为一年，每一层均为一次大洪水的记痕。这是岁月留给河流的记忆。但这样无节制的挖掘，侵占了草坪和芭茅坪的领地，减弱了它们护岸和保护坝里良田的能力。在广子石坑中，有时不免要发生危险。我记得，我们本家的一位小兄弟，有一次由于坑挖得太凹进去，被上面垮下的泥石埋住，微弱的声音从地下传上来，等我们徒手把他扒出来的时候，他已是全身青紫，屎尿拉了一裤裆，许久才哭出声来。如果没有那么多人在场，这位小兄弟就没命了。

我们这些小孩子在大石坝里捡广子石的时候，也躲着大人偷些懒，做些游戏。比如打碑，把一块石板竖起为碑，每个人手里拿一坨圆卵石，先后用力向远处抛出去，看得见卵石在浅草中像兔子一般朝远处蹿去，然后大家依次从距离最远的打起走，打倒碑的记分，最后分出输赢，取最次的几名输家来惩罚，惩罚就是撞狗，被大家四仰八叉抬起，去撞一个指定的小孩的屁股。撞得大家欢天喜地。游戏使孩子们暂时忘记了生活的困顿和艰辛。

在我上初中的时候，有一天奶奶很晚才拄着棍子从河边回来，在家里悄悄告诉我和二弟，说她用手印了水，发现大河在退贼水（是指水位退得快），估计到第二天凌晨石坝就要从水中露出来，叫我俩作好准备。我们兄弟俩也觉得是个好机会，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，肯定捡广子石会有大收获的。那里有我们过年要穿的新衣新鞋，有我们上学的书学费。凌晨，奶奶很早就把我俩叫醒，我们就懵